

馬克思 等著
馬列學院 編

關於學習「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的參考材料

一九四九年五月

目 錄

馬克思是怎樣寫出『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的？	一
拉伐格談『拿破崙第三政變記』	八
馬克思底作風	九
節錄『法蘭西階級鬥爭序』	一二
何謂經濟唯物論？	一五
恩格斯給布洛赫的信	一六
恩格斯給梅林的信	二〇
恩格斯給斯他爾根堡的信	二二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與無產階級	二五
六月事變	二七
從拿破崙第一到拿破崙第三	三〇
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	三七
消滅蔣介石，打碎蔣家小朝廷的全部統治機構	四五
	六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圖書館
420 e.
7132
834

2618/35

關於廢除偽法統	六八
中央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人民的司法工作原則的指示	七二
關於小資產階級的特點	七六
斯大林論小農經濟發展的兩條道路——資本主義道路與社會主義道路	七九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經過合作道路把農民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建設軌道	八三
毛主席論合作社	九五

馬克思是怎樣寫出『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的？

在革命的那幾年間，馬克思底老朋友韋特梅爾一直作着弗郎克府孟河的民主報的編輯奮鬥到底。當反革命派越更猖狂的時候這報紙也被禁了，而且破獲共產主義者同盟之後，作爲同盟的活動份子的韋特梅爾也就被警廳偵探所跟蹤。當初他逃難『在薩乞生華生的一個安靜底小客棧中』，專心寫作關於政治經濟的一本通俗的書，同時等待那暴風雨過去。然而，氛圍氣變得越更難堪，拿破崙第三總算掙脫了那『埋伏在四周圍的無窮的絞刑』。他有一個妻和兩個小孩，所以當他看見在瑞士或倫敦無法生活的時候，他決定移居到美洲去。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不願意失去這樣一個忠忱底朋友，所以馬克思絞腦筋替他尋求一個工程師或鐵道測量員這一類職業，但是並無結果。『你到了那邊，又有什麼保障使你不至於飄泊在這西呢？我們所有的好人是這樣稀少，所以我們必須愛惜我們底力量』。然而，當韋特梅爾的離去成爲必不可免的時候他們覺得有個共產主義底有才能底代表駐在新大陸並不是一件壞事。恩格斯說過：『我們需要一個像韋特梅爾這樣一個可靠底人在紐約。』。『總之，紐約並不在世界之外，而且我們知

部藏

道倘若我們需要牠，韋特梅爾是靠得住的。於是，他倆對他祝福，他終於九月二十九號從哈佛里 (Havre) 上船，經歷了幾乎四十天的風險之後纔安抵紐約。

十月三十一號馬克思就寫信給他，勸他在紐約自立為書商和出版家，然後選擇『新萊茵新聞』和『新萊茵評論』的精華分別出版。所以他是喜歡的，當接到韋特梅爾來信說他希望他能夠在一月初出版一種革命 (Die Revolution) 週刊，請他們趕快寄稿子去的時候；在來信中韋特梅爾還痛斥書商的心理，說道在新大陸沒有比這更無恥更可惡的了。馬克思立刻推動一切共產主義者底筆，尤其是恩格思底筆。他也得到了韋特梅爾所要求的弗利里格來士底詩，以及伊克卡留斯，維爾斯和兩個烏爾伏的論文。在回答韋特梅爾的信裏他責備他在為週刊徵稿的信中不曾提到威廉、烏爾伏：『我們之中誰也沒有他底通俗作風，而他又很謙虛，所以我們更應該避免把他底合作認為多餘底任何現象』。至於他自己的部份，馬克思說除了批評普魯東的新著的一個長篇而外，他還要寫『路易，拿破崙的霧月十八號』，即十二月二號拿破崙底暴力政變 (Coup d'état)，這是當日歐洲政治中的最大事件，曾經在書報上發生過許多討論。

關於這主題別人曾經寫過兩部書，都很有名，而且著者們得到了豐富底報酬。後來馬克思說明他自己底著作和那兩部書的差別如下：『雨果 (Victor Hugo) 底『拿破崙這小子』 (Napoleon le petit) 祇限於辛辣地和堂正地痛罵這改變的負責人。

在他看來政變自身好像是晴天霹靂，而且不過是個人逞強的結果，但是他不能看出他因此使這個人成爲偉大底而不是渺小底了，由於相信這個人有世界史上無先例底發動能力。另一方面，普魯東底『暴力政變』(Compétence)却想要說明這政變是已經歷史發展的一貫底結果，但是在他寫來這政變的歷史構造却發展爲替政變主角辯解的歷史底恕詞。因此他墮入我們所謂客觀底歷史家們的錯誤之中。而在我處理這主題的時候，我表明法國的階級鬥爭怎樣創造了使一個平庸掘劣底個人能够表演英雄角色的種種條件和環境。馬克思底書在它底兩個更幸運底姊妹篇面前好像是辛德利拉(Cinderella)神話中的美少女，被驕底姊姊所遺棄，被家庭所虐待。似的，但是當後者們久已化爲灰塵的時候，他底著作在今日却還放射着不朽底光輝。

在這煥發着智機和幽默的著作中，馬克思成功了，謝謝唯物歷史觀，把當代底歷史事件分折到那核心。這著作底形式和它底內容同樣輝煌。第一章開始於那堂皇底比較：『資產階級革命，如十八世紀的那幾次，急劇前進，從成功到成功，它們底戲劇效果一次勝過一次，人物都穿插在烈焰的光輝中，興奮鼓舞成爲日常底流行心理；但是它們是短命底，一下就達到頂點，然後一個長期的銷沉降落在社會上，在社會還不能消化它底狂熱緊張時代的結果之前。另一方面，無產階級革命，如十九世紀的那幾次，却不斷地自我批評，在進行中時常自行中斷。它們因爲要重新開始而又回到顯然曾經成功的事，而且以無情底徹底非笑它們前幾次底含糊，缺

點和淺陋。它們把它們的敵人推到地上似乎祇是要使他從墳土重振精神再站起來，更加有力似的。他們再再吃驚於它們自身目的不定和可憐性質而退却，一直到造成不能再退的局勢，環境自身呼出：「玫瑰花在這裏，跳舞吧！」由此開始一直達到這預言的結論的自信之詞：「倘若皇德披在路易，拿破崙底肩，那麼拿破崙一氏底銅像就要從峯多麥（Vendôme）的圓柱上傾倒下來。」

這輝煌底著作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寫成的呀！下兩底事實並不算嚴重：韋特梅爾的週刊纔出了一期就因為資金缺乏被迫停刊：「自秋初以來這裏盛行着的空前失業狀況使人很難於開創任何新事業。而且近來工人們已經受了各式剝削，最初是金格爾，後來是科爾士。不幸，他們的大多數都寧肯捐一元錢給敵對他們的宣傳而不肯捐一分錢來捍衛他們自己底利益。美國的狀況有一種異常腐化的影響，同時養成那傲昂的觀念：美國人比他們底舊大陸的同志更好。」然而，韋特梅爾並未拋棄使週刊復活希望，打算改為月刊，而他所缺少的不過是兩百元這麼一個可憐數目而已。

較為更嚴重的是自一月初以來馬克思就害病，要十分勉力纔能工作：「幾年以來沒有什麼事比這討厭底痔瘡把我拖累，更厲害的了，甚至最不幸底法國失敗也不能相比。」而尤其嚴重的是他不斷地被「臭錢」所擾亂，就是說缺少它，使他沒有片刻安寧。二月二十七號他寫道：「我底狀況現在已經到了這種有趣底地步：我不

能再出門，因為衣服都在當舖裏，我不能再吃肉，因為沒有人肯贖了」。然而，三月二十五號，他終於能够把最後一包原稿寄給韋特梅爾，連帶慶賀韋特梅爾又生了一個小革命家：「要選擇入世的時期沒有比現在更好的了。在七天之內就可以從倫敦到加爾各答的那時代，我們就已必須改換我們底頭腦，否則它們就會因衰老而動搖。（現在可以到）澳洲呀，加利弗尼亞呀，太平洋呀，將來新世界底居民將要不能明白我們底舊世界是怎樣狹小的」。甚至處於那種最難堪底切身憂患之中馬克思也不會失去他對於人類發展的偉大過程的樂觀主義。而在他底眼前的却是最悲苦底日子。

在三月三十號的一封信裏，韋特梅爾必定已經使他失了他底著作出版的一切希望。這封信並未保存下來，但是它所產生的反響却還存在，那就是威廉·烏爾伏在馬克思的一個孩子下葬那一天——四月十六號——所寫的憤懣底信。烏爾伏寫道：「差不多我們底朋友全都被這大不幸所苦惱而又都在可怕底窘迫之下」。這封信里充滿了責備韋特梅爾的言詞，其實後者自己底生活也並不是玫瑰花壇，而且他總是常常盡力援助的。

馬克思和他底家屬過了一個可怕底復活節。死去的孩子是他們底最小底女兒，一年前生的；馬克思夫人底日記裏有過這樣動人底描寫：「一八五二年復活節，我們底可憐小弗郎瓦斯加害了沉重氣管支炎。三天以來這可憐底小孩和死掙扎，

受了許多苦痛。她底失去生命底小身體停在我們的後面底小房間裏，我們全都走進前面底房間，夜來的時候我們把床舖在地板上。還活着底三個孩子同我們睡在一處，我們都爲那現在已經冰冷地停在鄰室裡的可憐底小天使號啕大哭了。這可憐的小孩死亡於最窮苦的時間。我去訪不久以前曾經訪問過我們的那鄰居底法蘭亡命客。他以友誼和同情接待了我，給我兩鎊錢，我底小孩能够安息在裏面的棺材就是用這錢買來的。它一生來就沒有搖籃，而連這最後底小棺也還不够長。當那小棺抬出去到它的永遠安息地的時候那對於我是悽慘可怕的。在這種黑暗底日子，韋特梅爾底附帶着壞消息的信來了，而馬克思痛心的是他底妻親見他兩年以來所致力的事每一件都失敗了。

然而，在那些不幸底時光之中，已經有一封新底信正在渡海而來。那是四月九號寫的，說道：『意外底援助終於解除了阻礙那本書出版的種種困難。我發了前一封信之後，我遇見從弗郎克府來的我們底一個工人，一個縫工，也是去年夏纔到這裏的，而且他立刻把他所積蓄的四十個美元全部交給我。沒有這工人霧月十八號或許是不能出版的——而韋特梅爾連那工人底名字也不寫出來！但是他底名字是什麼有什麼要緊呢？感動了他的是那無產者底階級意識，無產者爲了階級解放是永遠不憚於獻出高貴犧牲的。』

霧月十八號構成了維特米耶現在開始發行的革命月刊的第一號。第二號也就是

最後一號裏有弗利里格萊士底兩首詩，那形式是作爲寫信給韋特梅爾的，以輝煌底機智和幽默斥責金格爾在美國的乞求旅行，而這便是這月刊底結局。恩格斯寄去的幾篇稿子都在中途遺失了。

韋特梅爾印了一千部霧月十八號，三分之一都寄到歐洲，但是並未經過書商底手，它們是由英國和萊因地帶的朋友們和同情者分送的，因爲甚至『急進底』書商也堅持不肯經售這『不合時宜底』勞作，而且由庇伯執筆和經過恩格斯修改的一個英文譯本也尋找不到一個出版家。在尋找出版家之中增加了馬克思底困難的是這局勢法國路易拿破倫政變之后接着就是德國戈龍尼的共產黨案。（抄自梅林著：羅稷南譯的馬克思傳二一六頁——二二二頁）

拉伐格談『拿破崙第三政變記』

馬克思……一旦成爲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時候，便被以敵人看待了，他受到大聲疾呼的攻擊，受到譏謗和中傷，隨後他被逐出德國，接着一種封鎖的陰謀安排下來反對他和他的著作，例如他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從這本書看來，在所有1850年的歷史家和政治家中間，馬克思是唯一了解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變的原因和結果之真實性質的人，也是唯一說明這原因和結果的人，而這樣一本書竟被完全擱置。（節錄拉伐格的『馬克思回憶錄』）

馬克思底作風

存在着這樣的意見，似乎說馬克思是沒有作風或者作風很壞的。這是那些不懂什麼叫作風的人們所說的話——是那些花言巧語的空談家和說漂亮話的人們所說的話，他們沒有了解馬克思，也沒有能力去了解他。他們沒有能力去追隨他底思想之翱翔到理智與熱情之極峰。他們也沒有能力去追隨他下降到人類痛苦與人類墮落之最深處的深淵。如果巴鋒（Balfour）底話對任何人都對的，它對馬克思也如此：『作風即其人』——馬克思的作風就是馬克思自己。一個像他那樣澈底忠實的人，一個就只知道崇拜真理的人，一個一當被說服某些道理並不正確便立刻把它們扔開——不管自己費了多少工夫才得到這些道理而又多麼珍愛它們——的人，在他底作品中當然只有把他底本色顯示出來。不會虛偽，不會假裝和忸怩作態，他在著作中和在生活中一樣地永遠保持本來面目。這是實在的，對於這樣一個多面性的、廣博的、多方面的人格，他底作風是不能像生活較為簡單狹窄的人們底作風那麼統一，那麼無變化甚至單調的。『資本論』創造者的馬克思，『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的馬克思與『福格特先生』（Herr Vogt）的馬克思乃是三個不同的人格，可是在不同中他們

又是同一的馬克思——在三位一體中仍然有一種統一——偉大人格的統一。這人格在不同的領域裏不同地表現它自己，而又永遠還是一個人格。當然，『資本論』的作風是很難了解的——但這書所闡明的主題，難道是不容易懂的嗎？作風不僅表現其人，而且也表現其『物』，它必須使它本身適應於物。研究科學沒有什麼康莊大道，即令他有最好的導師，每個人必須自己能艱苦奮鬥，去向上攀登。抱怨『資本論』作風之難讀，難於消化甚至難於了解，只不過自己承認自己是一個人懶於思想或沒有思維能力而已。

『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是不是不能理解的呢？那種筆直地飛向目標的深深刺入肉體的箭，是不是不能理解的呢？那種妙手投出的正中敵人心窩的標槍，是不是不能理解的呢？『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就是一些箭，一些標槍——它是烙印與格殺的作風。如果憎恨，輕蔑，對自由之熾熱之愛，曾經被用燃燒着破壞着和激勵着的話語表現過的話，那就是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這書裏面了，這書把塔西特士（Tacitus 55—113 羅馬歷史家）的忿怒的嚴肅，玖溫納爾（Juvenal 64—140 羅馬諷刺詩人）的尖刻的諷刺和但丁（Dante）的神聖的怒火綜合在一起了。這兒的作風乃是原來在羅馬人手裏的那種東西，一種（Stilus），一種用以書寫又用以刺刺的銳利的鋼針。這作風是用來定要刺中心窩的一支匕首，在『福格特先生』——這個妙舌生花的幽默，這個尋開心，令人回憶起莎士比亞——中，把福格特當做一個法爾

斯達夫 (Kalauk) 而在福格特身上發見了無窮的笑柄。

可是，我不願在這兒再多談馬克思的作風。馬克思底作風實在就是馬克思自己。他曾被責備，說他企圖把儘量大的內容壓進儘量小的篇幅裏，但這正是馬克思所做的。

馬克思認為表意的清楚與明確有非常的價值，他所選擇的最偉大的作家乃是歌德，萊辛 (Lessing) 莎士比亞，但丁與西萬提司，他每天都讀他們的作品。在文詞之簡潔與正確方面，他是最小心審慎的。

馬克思是個嚴格的修辭學者——他常常很費時費力地搜索正確的辭句。他憎恨濫用外國字。不過，如果說他自己也常在不必要的地方使用外國字，那我們要記得那是由於他是長期僑居在國外的，尤其是在英國的關係。但不管他一生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在國外渡過，我們在馬克思底著作中，發現了怎樣無盡富藏的，創作的，真正的德國文字的表现與用辭呀。他對德文有很大的貢獻，而且是最卓越的德國散文底大匠與創造者之一。（抄自解放社編的『論馬恩列斯』二九頁——三一頁）

節錄『法蘭西階級鬥爭序』

這本書是馬克思初次嘗試用他的唯物史觀從一定的經濟狀態來說明一部分的現代史。在『共產黨宣言』中，唯物史觀學說大體地應用於近代歷史全部，在發表于『新萊茵新聞』以馬克思和我的論文中，常常應用唯物史觀來解釋當時的政治上的事件。可是，在這裏的主張，是要證明一個對於全歐洲是緊要的而又是典型的發展的幾年過程中的內在因果關係；這即是說，依照着著者的意見，追溯政治上的事件，最後追溯到經濟因素的作用。

判斷天天發生的個別事件或一串事件時，誰都不能一直追溯到最後的經濟因素。就是在今日，專門的新聞雜誌供給了這麼事實的材料，在英國天天注意世界市場中的產業和貿易之變動以及生產方法中所發生的變化，要在不論什麼時間就從這些複雜的與不斷變化的因素得出一般的結論——這還是不可能做到的。在這些因素中間，其最重要的因素，大抵在還沒有突然強烈作用於表面之前，都經過了長時期以潛在的活動。對於某一個時期經濟史的明確概念的概觀，決不是當時的，而只是事後的；在搜集和鑑別了資料之後，才能得到，在這裏，統計是必要的補助手段，而統

計總是落在事件之後面的。因為這個原故，我們研究現時歷史，不得不把最有決定作用的因素，當爲恒常不變的，把在那一時開始時就已存在的經濟狀態，當爲在整個時期中一定的和不變的，或者，對於經濟狀態的變化，只注意那些擺在我們眼前明明白白的事件所發生出來的變化，因此，也是能够明白看見的變化。所以，唯物論的方法，在這裏常限於追溯政治的衝突到經濟發展的產生的社會各階級的利害鬥爭，各階級的各派別的利害鬥爭，並證明各個別的政黨，是這些階級與階級各派的適當（其適當之程度或多或少）的政治的表現。

我們，不能避免地，忽略了經濟狀態中的當時的變化，忽略了我們所研究的一切事件的變化的真正基礎；這很顯然地，是一切謬誤的源泉。但是，當代歷史的總括的敘述，其一切條件都不能避免地包含着謬誤源泉——可是，這並沒有阻止任何人寫當代歷史。

當馬克思着手從事這一部著作時，不能避免上面所說的那些謬誤源泉，其程度更大。在1848年至49年的革命時期，經濟的變化也同時完成，所以，要追隨經濟的變化，或甚至對經濟的變化要得出一個概觀，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在亡命于倫敦的最初幾個月，在1849年至1850年的秋季和冬季，情形正是這樣，但馬克思恰在這個時候着手寫這部著作。雖有這些不利情況，他對於法國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經濟狀態與二月革命以後的政治歷史，都有精確的知識，使他能敘述這些事件，空前地把

這些事件的內在關係都揭露出來，而且後來又經過了馬克思親自審查兩次都很合格。